

Laozi De Zhihui

《老子》的智慧



—赵远帆◎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Laozi De Zhihui

赵远帆◎著

《老子》的智慧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子》的智慧/赵远帆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13-4126-6

I. ①老… II. ①赵…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通俗读物
IV. ①B223. 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5356号

● 《老子》的智慧

著 者/赵远帆

责任编辑/羽 子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32开 印张/6 字数/150千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126-6

定 价/21.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序

就对古代中国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说，中国古代典籍中恐怕没有哪部著作能与《论语》和《老子》的影响相提并论。但《论语》并非个人著述，而是由孔门后学弟子纂集而成的。至于具体是由哪些弟子纂集而成，人们虽有一些歧见，分歧却并不十分大；而《老子》却一向被认为是个人著述。至于它的真正作者，人们的意见却歧见迭出。对其真正作者的探究虽然也有一定意义，却并非本书所要讨论的。本书只想就历史上曾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子》文本本身的思想内涵发表一些看法。《老子》本来并无书名，书名都是后人加的。世传《老子》版本非常多。本书主要依据《老子道德经》王弼注本的文字，并参照其他一些版本的文字，有少量改动。本书所附《老子》译文，曾参考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张松如《老子说解》等书的译文，不再一一注明。

目 录

一、探寻世界本源并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哲学智慧	1
二、“反”字当头的辩证智慧	11
三、崇尚柔弱、处下的生存智慧	23
四、知足知止的人生智慧	31
五、崇尚“自然”、“无为”的政治智慧	37
六、欲取先予的策略智慧	45
七、揭露统治者罪行的深刻犀利与反战主张的睿智表述	53
八、“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59
九、理想社会的巧妙设计	63
十、《老子》几章含义的试解析	67
附录：《老子》原文及其译文	71

一、探寻世界本源并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思想多重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而不善于超越这些问题对世界进行穷根究底、抽象思辨的哲学沉思。《老子》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而开始对世界进行穷根究底、抽象思辨的哲学沉思，从而显示出它所特有的哲学智慧。

“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崇高概念，而《老子》则正是首先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道”概念的作品之一。不过，就“道”在《老子》中的具体含义说，却并不是十分清晰、明确的。大体说来，它似包含了几种含义：一是指世界本源或本体，如25章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再如21章所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章所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42章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除此

以外,《老子》中还有许多显然是对“道”进行描述的话,如14章所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35章所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这也就是说,“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惟恍惟惚”的东西,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并运动着,并且还将永恒不灭地存在下去,是天地万物之母,即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比“帝”更具优先性和至上性。这就比孔子等思想家更彻底地抛弃了有神论,因为后者抛弃有神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顾虑重重、不够坚决的,如孔子就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提倡一种两面兼顾的妥协态度。而《老子》的抛弃则要坚决得多,声称“道”在“帝”之先,那当然也就等于剥夺了“帝”作为世界创造者的资格。在作品中提到有神论所信仰的“帝”,并不一定就是有神论,相反倒可能是对有神论的否定,关键在于对待“神”的态度。“道”在这里不但像是一种物质的东西,甚至使我们想到现代人关于宇宙星云或宇宙云团的假说。《老子》有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道”概念,有时在那种意义上使用“道”概念,所以往往容易造成混淆。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它还是被当作人们应当遵从的规律、道理看待的,所以不能轻易断言它是“唯心”或“唯物”,而须根据具体

情况作具体分析。这里有一点需要辨析的是：沈善增先生在其所著的《还吾老子》中认为这里的“帝”是指三皇五帝的“帝”¹，这恐怕是不对的。《老子》说“道”是一种“先天地生”的东西，那就说明它是把“道”和天地宇宙相比而显示其优先、古老的；而三皇五帝则不过人类社会的几个帝王，他们存在的时间，对天地宇宙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谁先谁后对天地宇宙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人虽或不懂天地宇宙的时间须以光年计算，但他们对“天长地久”和“人生短暂”的感悟却也像我们一样强烈吧！况且，在《老子》产生的时代，是否已经有了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因为在孔子的时代，关于上古帝王的传说还只有尧、舜、禹等少数几个，关于尧、舜以前帝王的传说，乃是后起的。而且越是古老的帝王，如关于开天辟地的盘古、浑沌等“帝王”的传说，产生的时间就要比三皇五帝的传说还要更加靠后得多。而对具有神格、主宰天地的“帝”的信仰，却是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有记载的。《老子》在书中谈到这样的“帝”，那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三玄”之一的《老子》，向以难读著称，除了以上所说原因外，汉语一词多义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人们的理解就颇歧异。许多解《老子》释《老子》的著作对这句话的翻译都是：“道，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的道。”但严格说来，这样译是不对的。后世“道”字虽有

1.沈善增：《还吾老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言说义，与“说”、“曰”同义，但在先秦时代却并不如此。许多论者都已指出，“道”字有言说义乃是后起的¹。而南怀瑾先生则认为，“道”字有言说义乃是唐代至宋代之间的事²。且从语法的角度看，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同后面一句“名可名，非常名”的语法结构完全一致，即第二个“道”字和“名”字都是把第一个作为名词的“道”字和“名”字动词化，以表述一种与该名词所指称的事物相关联的行为。如果第二个“道”字的含义同第一个“道”字的含义不相干，这句话就只是一句玩弄同音字重叠的文字游戏而算不上是个重要、严肃的哲学命题。而且，《老子》这里首先要界定的，乃是“道”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而并不是要谈论“道”可言说或不可言说这些一般属性。从这个角度看，这里的“道”字也不可能言说义。当然，在《庄子》中有几篇似是谈《老子》的文字曾反复谈到“道”的不可言说性，但《庄子》的意思是否就是《老子》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大可商榷的。因为《庄子》和《老子》虽然都属道家著作，但它们的思想却是存在差异的。如《庄子》对从政始终持一种鄙夷、否定的态度，而《老子》则多次谈到为政的问题，等等。根据《庄子》的意思推导出《老子》的意思，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兰喜并先生在其所著《老子解读》中引吴澄《道德真经注》谓：“道犹路也，可道，可践行也。”³应是比较正确的解

1. 如沈善增《还吾老子》就引述众多例证证明，在先秦典籍中，“道”字均无言说义。出自此书第65页。

2. 南怀瑾：《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3. 兰喜并：《老子解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页。

释。根据这种解释，“道可道，非常道”说的就是：“可供人们行走的道，不是永恒的道。”因为可供人们行走的、具体的道，都是可生可灭因此不是永恒的；而《老子》所说的“道”却是永恒的。从文字字义演变的历史看，“道”字的初始义乃是“路”，其他含义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于是这句话的哲学意蕴就是：“可供人们行走的、具体的道（路），不是永恒的道（路）”。而这就不再是一句玩弄同音字重叠的文字游戏，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兰喜并先生虽然引述吴澄的话，指出了“可道”之“道”的正确含义，但他在谈到“可道”与“常道”的关系时却认为，“可道”与“常道”的关系，乃是“一达之道（偏）”与“四达之衢（全）”的关系，表现的是人们的“选择的焦虑”¹。这就把《老子》摩登化了。个别地说，古人也会有所谓“选择的焦虑”吧！但它却绝不会是古代哲学关注、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只是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问题。原因在于，现代西方人由于可供其选择的可能性太多而眼花缭乱，不知该选哪一个，于是陷于“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是古人无缘“享受”的。他们面对的困境倒不如说是一切全被限定而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太少。所以中国古代哲学一般不会把什么“选择的焦虑”作为其关注、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却是他们所关心的，因为人类认识最初正是从一个个的具体事物开始的，当他们终于可以把同类事物归类而形成该类事物的概念时，这就已是人类认识的重大飞跃。正是在这一飞跃的基础

1. 同上书，第4页。

上,人类思维才能摆脱儿童式的具体思维而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把握其本质。人类在自己思维的这一成果面前惊愕不已,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加以研究,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应了“哲学起于惊愕”那句老话。不过,这里也就存在一种巨大危险:即人们把自己思维的成果外在化和实体化,把它看作是可以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外在实体,成为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观念的东西成为本源、本体,现实事物反倒成了它的外化或投射,从而陷入谬误。其实,这种情况在东方和西方都大体相似。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花费大量篇幅研究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认为感性、具体的“美的东西”和“善的东西”都是可生可灭因此不是永恒的,所以也就不真实;只有抽象、一般的“美本身”和“善本身”才是永恒、真实的。而《老子》所说“可道”与“常道”的关系,就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美的东西”和“美本身”的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其倾向应说是唯心的。

《老子》不仅在探寻世界本源的过程中谈到了许多宇宙论问题,而且谈到了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如40章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就认为世界无论多么复杂多样,但最终都是统一的:既统一于内涵丰富的“有”,也统一于内涵丰富的“无”,因为在《老子》看来,“有”和“无”是相互生成的,就像2章所说“有无相生”那样。再如1章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6

章所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39章所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所有这些应说都是谈论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老子》不仅谈到了宇宙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谈到了宇宙自然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如23章所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又如78章所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43章所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从一定的自然现象联系到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规律，说明主体的思维极其敏捷，懂得事物既须遵循各自特有的一些特殊规律，也须遵循各种事物都须遵循的共同规律，许多规律既适用于宇宙自然，也适合于人类社会，无论宇宙自然或人类社会都须遵循而不能违背。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老子》总结的许多规律竟是那么正确，以致我们找不出理由来反驳它：谁能找出理由说，不正常、反常的东西能够持

久呢?事实岂不正好相反吗?

《老子》也像中国古代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其兴趣更多是放在人生世事方面的,它谈论各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目的往往也是为了使人的行为能像遵从自然规律那样遵从人生世事的种种规律,而不致违背这些规律胡作妄为。有人根据这一点就断言《老子》只是一部“教诲”君王如何治国的政治哲学著作,从而贬低它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对《老子》意义的这种限定,是对它的真实意义的贬抑,是错误的。

最后还有一点似应提及,即许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总认为中国人缺乏“终极关怀”,而他们所说的“终极关怀”乃是指人对“上帝”等精神性存在的关怀、信仰、膜拜。这种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中国人确是没有的,但他们对世界本源、本体的探寻,他们对世界之所以这样存在而不是那样存在的原因的探究,其实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只不过不同于西方那种“终极关怀”罢了。关于这一点,王蒙先生在其所著《老子十八讲》中有很好、很有启发意义的论述,可参阅。

其实,《老子》的哲学智慧并不仅仅表现为它对世界本源、本体的探寻和对世界统一性的把握,而是贯穿于《老子》全书、表现在许多方面的。如它的辩证智慧,其实也正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哲学智慧。其他各节所说也无不如此。而《老子》哲学智慧的

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它提倡一种以柔弱胜刚强，以柔退寓进攻、进取的人生哲学。这是它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方面。中国人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种内心的平衡而不致陷于精神崩溃，能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从容态度面对生活。儒、道两家一主进取（达而兼济天下）、一主柔退（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思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使他们在生存状态发生改变时，能够相对容易地在进取与柔退之间作出选择，而不会由于内心的冲突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二、“反”字当头的辩证智慧

中国古代思想家其实也都是天生的辩证论者，而他们辩证智慧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则是，他们全都懂得任何事物都有彼此相对的两方面，此两方面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正和反、前和后、左和右、出和入等等。在《论语》中，孔子对事物彼此相对的两方面就极感兴趣，谈话经常成双捉对地兼顾事物的两方面。这种兴趣在《老子》那里就更突出，同时它还把这种两面相对的关系提到哲学的高度进行了研究。如它所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就是说，天下的人们之所以全都知道美之为美，是因为恶（与之相对）的缘故；全都知道善之为善，是因不善（与之相对）的缘故。其他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等的关系也无不如此，都是相比较、相对待而存在的，无一方则无另一方。因此，人们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知道美、丑，善、恶。而在此两面相对

的关系中,《老子》特别重视的则是“反”的意义,提出了“反者道之动”(40章)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说明:第一,它承认“道”是运动的;第二,它认为这种运动并非受外力推动,而是“道”自身所固有的,运动的规律则是向与自己相反、对立的方面转化,或返回起点做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第一点说,它道出了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部分内容。就第二点说,它直观地把握住了事物发展做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的普遍事实,接近于承认辩证法的另一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规律。之所以说它直观地把握住了事物发展做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的普遍事实,是因为世上许多事物确实正是沿着周而复始的轨迹做循环运动的,如草木的冬枯夏长,日出日落、四季更替和人的生死等。人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无不沿此周而复始的轨迹做循环运动。之所以说它只是“接近”于承认而不是真正懂得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因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是指事物做循环运动,而是指事物做螺旋形上升运动,即在从现象看像是“返回起点”的“循环”中,事实上却并非原封不动地“返回起点”,而是进到了一个更高层级,在更高的形态上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螺旋形上升运动。

在《老子》中,表述事物向其相反方面转化的言论是很多的,如22章所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59章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在这里,它天才地认识到,